香樟花開

古水

癸巳年三月廿三 / 2013-05-02

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味道：棉被裏陽光殘留的溫暖，戀人身上的淡淡體香，雨後泥土的潮溼氣息，嗅不飽的書墨微熏，自然也少不了各種馥鬱或清雅的花香，因時因地更因人而異。

再到姑孰時，三月將央，夏初的風還是涼的，雖然江南又綠，所幸荼蘼未開，空氣中幽幽侵來香樟樹的花香，熟悉而又親近。于是第二日早飯後，我便信步在濃密樹蔭下了。

小城裏佈劃得整潔清爽，每條街道兩側都種著香樟樹，我家樓下有，母校有，暗戀過的姑娘家門前也栽過。有次發癡嘗了香樟子的味道，果然澀嘴如中學時代，然而衣袖間裹挾的香氣，還是多少帶著委婉和浪漫。

那時每每學生下晚自習課，都要在香樟樹的暗蔭下辨識路燈映亮的面孔，隔著五六步呼喊一聲，幾個少年便勾肩搭背結伴同歸。自我離開江南後，夜間也走過不少地方，但大多止一個人，也就比不得那時有趣了。

中學有兩年我住姑溪河堤下，出門必須經過一條年久失修的路，旁邊的香樟樹已經三四層樓高，一群麻雀在樹冠裏安了家，偏又恣肆放縱，路人的衣服和頭頂常被污染得片片白斑，惹來怨聲不

已。後來我隨全家搬去他任，才免却了時而清洗的麻煩。又過了些年我高中畢業再過舊居，開發商早鋸倒了樹，路新修過，極寬敞又漂亮，麻雀也消失了蹤影，但不知爲何我却惆悵起來。

回家時天開始落起小雨點，我沒帶傘，可也一點不怕衣裳被沾潮，心知若南方的夏少了雨，誠可當掃興之名。來自雲間的水匯在路坑裏也是涼涼爽爽，幼時我極愛靸著拖鞋淌在水中嬉耍，當然也必是在香樟樹下，因爲我不但記得香味，還記得水面晃動的影子。最近幾年城中排水管道翻修多次，不知道現在的孩子能否和我當年那般撒歡在幼稚中，想來他們會有新的快樂。

在外地長任已經六個年頭了，我時常會拿任地的一切與記憶相較，比如暮春初夏便會想起博望老家院中的橘子花香、姑孰街頭的香樟清芬、旅大沿海道途的槐花甜膩，然而啊瀋陽，瀋陽的丁香正待開呢！